

书香滋味

## 纸上岁月长

——读苏沧桑散文集《声音之茧》有感

□郑凌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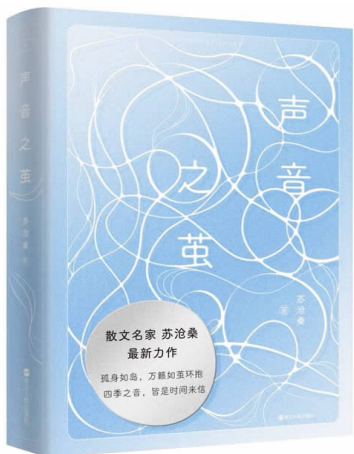
在某个夜深的神神经末梢，新鲜的字跳出来，新奇的感觉跳出来。浪漫不在烟火人间，而在《声音之茧》。这本书，成了我某种意义上的第一，唯一。尽管，对于“天籁之音”的立体真身，我只是百闻，却未一见。

时间是每一个写作者的风帆，在每一个熟悉或陌生的瞬间，有心之人，有缘之人，都能感受到写作者对于时间的态度。这态度如同信仰，不舍昼夜。我以为，《声音之茧》是一本时间的书，作者七年之痒终成此作，想来其间点滴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一本书，都是自己人生的记录本。《声音之茧》延续了作者大气、空旷、哲思的写作风格。她和大地私语，她和时间拥抱，她用追光赶影的态度，一字一字写下人世间的片片诗意。大起笔从四季落下，《春声》《夏籁》《秋吟》《冬乐》，往里看是对应的四季，十二个月，一季，六个节气。她虔诚地跟着古人的足迹，沿着历史的脉络，顺着光阴的大道，铺开了一场浩大的花事。

所有的共情，都来自于人生的阅历、自我的觉醒、心中的大爱。作者在自序中说道：雨落在这件唯美的声音雕塑上，山林中便会想起一场独一无二的雨滴交响曲。这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作者的文字之美、语言之力、心灵之感。

《声音之茧》以梦为马，从立春启程，从故乡玉环的回望中款款而来。母亲在缝纫机前做新衣，苏老师带来一枝桃花，萤火虫般焦虑迷茫的家长和孩子，袅娜的越剧唱段，秋天的第一批黑脸琵鹭，辛丑年惊蛰的敲梆声，金鸡岭



半山腰的那一眼山泉，像黑沙滩一样老去的姨婆，双手紧捂胸腹走下轮船码头的长人苏，娘家桂花树下母亲的黑痣——这是春的交响乐，彼时无声似有声。这样的气味，我以为，是亲情的的气味，这是苏沧桑的春之声。

这些年，我看苏沧桑的文字，愈发地感受到文字之外的禅意，而她的文字是缓慢的、轻柔的，刚强的质地不易被人察觉，却透着历经千山万水的从容。散文写作，从理论上说具有先锋色彩。将所有的文字用“人”的一道道轨迹串联起来，这是写作高手的功力，也是一个人对生活最深刻的思考。《立夏·伞》《立夏·白色痛》以对话的脉络，揭示了过往的痛和前行的苦。我在文字里看到作为一个“人”的脆弱和关于我们与这个世界如何相处的某种思考。这样的铺展覆盖了整个关于夏天的点点滴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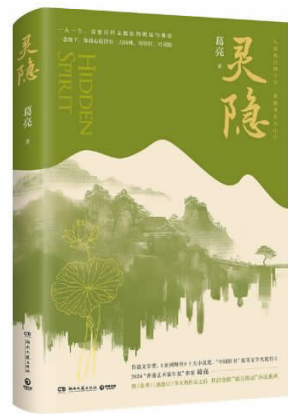
秋和冬，我愿意把它们合在一起。它们或许是我眼中认为的最靠近万物的另一番解读。我惊

讶于作者的细腻，对她的童年有了好奇。她说：我七岁那年立秋，一个人跟着姨婆到她家小住。我喜欢桃树和文旦树，喜欢她屋后的小松鼠，喜欢上山捡柴，喜欢她给我炒的小葱土豆，可是那里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人，没有人！有风吹竹叶的哗哗声，有暗夜的虫鸣声，就是没有别的人声……

这些年，我开始对心理学进行较为系统的关注，发现一个作家的童年与他的作品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。为什么，有的作家作品深沉，有的作家作品空旷，有的作家作品含蓄，它的源头之水在于童年的经历，以及童年时期对这个世界的印象。当然，这或许有差池，但我深信不疑的是，每个人的人生际遇都会像一杯回味无穷的老酒，对着好菜下了肚，顿觉红尘攘攘，神清气闲，梦稳心安。作者的步伐稳健而诗意地漫步在苍穹之下，在威尼斯，在马尔代夫，在泸沽湖，在东海边温州龙港余家慕村，在九月的焉支山下，在明月山北，在阿坝壤塘觉囊非遗传习所，这些是秋天的吟唱。而冬天对应的更多的是那些特别的人，有紧密关联度的人，有反射弧的人，他们和作者的焦急碰撞出了生活的哲思。作者在时间和文章的布局上用心良苦，一方面是行旅的梳理，另一方面似乎是心迹的极致对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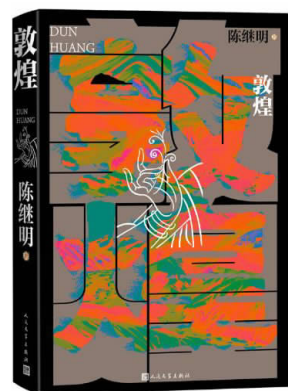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目光停留在《大寒·梦湖》，这是旅程的终点站，也是旅程的始发站。我看到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，在苍穹之下回望自己走过的路，看过的人，想起的事，一切都放不下，一切又飘然向远，似梦非梦，它是贝加尔湖的耳朵，也是众生的耳朵。

新书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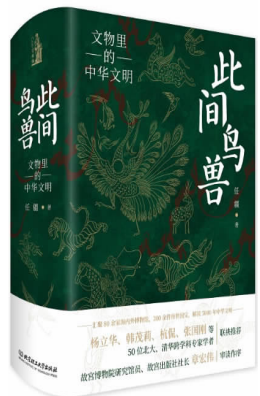
《灵隐》  
葛亮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葛亮全新长篇小说，点染粤港百年风云，冷暖共爱，为迷惘的人们建筑心灵栖居的园林。一桩伦常血案，父与女，从此踏上截然不同的命途……南华大学教授连粤名，临近退休，身陷囹圄。为人，为夫，为父，世事阅尽，何以步向孤悬之路。人生苍茫，徐徐展开一幅跌宕的历史图卷。案发经年，女儿连思睿深受社会舆情冲击，隐于尘烟，载浮载沉。执念与放下、和解与告别，度人度己，余音幽长。



《敦煌》  
陈继明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小说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。以初唐时期为时间背景，以李世民的御用画师为主人公，书写凡人开窟、宫廷画师造像；以贯穿古今的历史为人间道场，书写人心满壁风动、天衣飞扬。它以生灵万物为名，写敦煌的魂：原创、盛大、自在、永恒。这是一部配得上敦煌气象的大作品，富有浓郁西部气息，原创力强劲，兼具历史和美学、民族和人性、知识和趣味的特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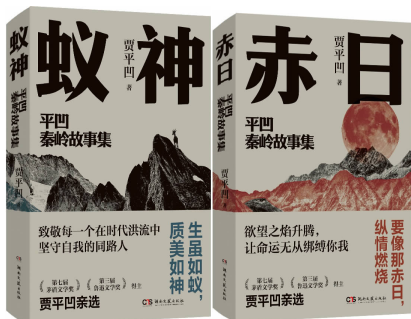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此间鸟兽：文物里的中华文明》  
任钟著  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在《此间鸟兽：文物里的中华文明》一书中，一共呈现了16种鸟兽，借助历史文献的解读，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中动物意象背后的故事。这些文物跨越了神巫时代和礼制社会，历经了太平盛世与乱世迭迭，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透过每一件文物上的动物意象，我们得以窥探不同时代古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。本书中所呈现的300余件文物，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。有一些或许是你第一次看到，还有一些虽然名声在外，但却隐藏着从未留意的精彩细节。

重点推荐

## 贾平凹《秦岭故事集》出版 展现众声喧哗的生存图景



“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在写秦岭。”作家贾平凹如是说。湖南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作家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集《平凹秦岭故事集》，包括《蚁神》和《赤日》两册，收录了贾平凹1980年代以来创作的20个地道的秦岭故事。这些故事隐含着贾平凹这位文坛大家的创作密码。

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要素，《平凹秦岭故事集》中两类人物形象格外鲜明：一类是身怀奇技而隐忍求生者，他们坚守自我，以蝼蚁之身谱写命运的神迹。《沙地》里

的外地武师戟戟子立，不为利益所诱；《梅花》里的画师傲骨铮铮，绝不媚俗；《库麦荣》中的剪纸艺人在剪纸时充满了爱，“库麦荣不知道诗是什么，她竟然忘却了日子的艰难和琐碎，忘却了那个粗鲁和打着囫儿臭气的丈夫。”

另一类人物形象更为复杂，人性中渺小、自私、贪婪、脆弱的部分暴露无遗。朴实勤恳的妇人黑氏在两次无爱的婚姻里觉察到精神的空虚（《黑氏》）；自命英雄的白朗因为亏欠太多人命最终崩溃（《白朗》）；阿吉的无聊卑琐、羡慕虚荣简直是阿Q精神的当代投影（《阿吉》）；饺子馆老板贾德旺与文联干部因利益勾结在一起，在钱、权的夹击下最终以闹剧般的死亡收场（《饺子馆》）。贾平凹从不吝书写欲望，在他的笔下，普通人身上不可遏制的欲望里张扬着喷薄的生命力，如赤日燃烧。

在众声喧哗的生存图景中，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性的复杂，人物塑造的立体与真实使小说更显张力。或卑微，或热烈，或

坚忍，或昂扬，作者对他笔下的各色人物大多是宽容的，他体谅每个人的生存处境，因为历史并非总是金戈铁马的宏大场面，也容纳着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生生死死、起起落落。从《蚁神》到《赤日》，中国几十年来的世道人心历历在目。

贾平凹小说中的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无不浸润着秦地民间文化气息。房子依山而建，“每一所房子新筑，都是风水先生看过了向”（《干爹娘小史》）；订婚分两道手续，得“毛看”一次，再“正看”一次；办宴席要请龟兹班吹吹唱唱（《阿吉》）；男子三十六岁是门槛年，须事事小心（《天狗》）。

“写秦岭就是写中国。”贾平凹表示，秦岭是中国万千山脉中的一条，也是他“文学版图”中的主脉。秦岭中生发着中国故事，它承载着人的生老病死、历史的风云变幻以及自然的神秘阔大。以秦岭写中国，秦岭这片土地上芸芸众生的生存图景是中国形象、中国气韵的生动展示。 据北京青年报